



“猎户座”流星雨

蒋 秦

去年10月下旬,有消息说天空将出现“猎户座”流星雨。啊,神奇的流星雨!之前在一篇文章中,曾写过“再逢‘流星雨’,一定回‘北大荒’,去看那‘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’的奇观。刚从‘北大荒’回来,见到了40多年未见的老师、同学和‘第二故乡’的乡亲。遗憾,这次不能回去了。好在,对“猎户座”和流星雨,我不陌生。20多年前,曾看过一次流星雨。当时,城市夜空的能见度还比较好。我用一架普通望远镜,仰望星空。一个小时,看到66颗流星在空中飞过。像诸葛亮“草船借箭”,但却是“金箭”。景象美极了,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美好的记忆。只是那场流星雨,不是“猎户座”。

“猎户座”,是我非常喜欢的星座。这位体格健壮,腰佩短剑,左手执盾,右手举棒的猎人形象,是赤道带星座之一,在天空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在希腊神话中,是海神波塞冬儿子奥利翁的化身。人们熟知并崇拜的“禄”“寿”“三星”,就是“猎户座”代表“金腰带”一字并列的三颗星。“三星”也是在“北大荒”生活时,经常看到的星。“三星高照,大年来到”。人们盼“三星”何止仅仅是盼年?只是觉得那“猎户”的形象,与现实生活中的不一样。我家在“北大荒”插队时,房东二大爷是村里有名的猎人。不很高的个头,肩宽胸阔。方方正正的胸膛,长着浓浓的络腮胡子。话语不多,走路晃动着肩膀。典型的东北农村“车轴汉子”形象。二大爷姓吴,排行第二。是参加过解放

战争,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志愿军炮兵营长的转业军人,在公社铁木社当主任。这位不言而喻的长辈,不知什么缘故,很喜欢我。一有时间,就擦枪磨刀,自制猎枪子弹。我则是帮手和观众,也是“十万个为什么”的“问话机”。二大爷有支双筒猎枪。做子弹的米砂、打野鸡的砂子是买的铁砂。而打大雁、狍子的铅砂则需自己制作。二大爷极有耐心,做事仔细认真,手艺娴熟。边干活边讲解制作技术,还讲述打猎和战争年代打仗的故事。在我眼里,二大爷是一个传奇,一本生活的百科全书。

二大爷打猎,是在上班的路上。每天,都要领一条苏联猎犬,翻过那座荆棘野草丛生的小南山,走八里山路。经常会在路上打到野鸡。下午,单位职工把活干完后,大家团团围坐,拿出自家的干粮、咸菜、大葱、大酱,吃炖野鸡,喝烧酒。下班回来,仍旧在山上转,经常能打到野鸡。到家后,收拾干净,炖好后,一定送给我家一碗。

从二大爷的故事里知道,打猎十分有趣,极具危险性和戏剧性。那条猎犬在前面十几米处领路。发现猎物气味后,快速向前,隐蔽着找到目标。然后悄悄回到猎人面前,有时还会轻咬猎人的裤脚,提醒猎人。看到猎人做好准备,才继续向前跑,绕一个很大的圈子,跑到猎物的前面,然后反身冲向猎物。受到惊吓的猎物一般会向猎人的头上飞或迎面跑来,只要半枪扣动扳机,一面散砂打出去,一枪没打到,再打第二枪。总之,十拿九稳。这时,猎犬会沿着气味,在草丛里或是水泊里,不管多远都能找到猎物,叼回来。猎人此时要用短刀,把猎物的内脏取出来,

奖励给猎犬。也有打不到的时候。猎犬就会发脾气,耍情绪,低声吼叫,围着主人转,似乎在埋怨主人的无能。这时,需要耐心哄它,抚摸它,直到心情好转。

冬天,二大爷利用放假时间,去草甸子深处打猎。因为雪大、雪深,不能带猎犬。要戴上厚厚的狗皮帽子,脸上围着厚厚的围巾,戴着墨镜防止“雪盲”。将绑腿打到大腿根,为的是不陷入深深的积雪中。还要找到熟悉的路径,不至迷路。雪地里打猎,需会“码踪”。发现猎物踪迹,只要跟着走,就能找到在深雪中隐藏的已经跑不动或飞不动的猎物。雪地里打的狍子居多,最多时一天打过三只。

二大爷不仅打猎,还打鱼。夏天,独自去穆稜河撒网。冬天,在穆稜河上打冰窟窿。我曾跟着去过一次,打了一麻袋蛤什蟆子。我非常敬佩二大爷,看到他一步一晃地走向无边无际、白雪皑皑、天寒地冻、令人生畏的草甸子,总觉得他非常了不起,一位真正的“北大荒”男子汉。

有一次,我怯生生地说出了憋了很久的一句话,请二大爷教我打枪。谁知,二大爷爽快地答应了。把我领到院子里,亲手装好子弹,把枪架在栅栏上,教我瞄准、射击。我瞄着树上四只麻雀,一枪就打掉了三只。可是,左手被震麻了。原来,我个子太小,左手托在子弹爆炸的枪管处。

这以后,我就经常打枪了。我曾立志,长大后,一定要像二大爷那样,当一个猎人。我家返城离开“北大荒”的那天上午,等车时,两家人心情都很沉重,难舍难离,谁也不说话。我实在受不了,求二大爷,谁让我打一枪。二大爷默默地装好子弹,把枪

递给了我。远处的树上没有麻雀,我向树梢放了一枪。这是我离开“北大荒”之前,做的最后一件事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大爷。

转眼40多年了,我们失去了联系。今年夏天,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“北大荒”,参加同学聚会。到了“北大荒”的当天,我立即赶赴二大爷家。与二大爷见面后,一句话也说不出口,相拥流涕,足有几分钟,眼泪就那样恣意地流淌。相离太久了,这是一个原因;更重要的原因,我们心里都明白,家里唯独少了二大爷,他没看到我的归来。

多少年来,每当想起“北大荒”,总想起那座小南山和一望无际的荒草甸子,想起“棒打狍子瓢舀鱼,野鸡飞到饭锅里”那艰苦而又幸福的童年岁月,想起二大爷这位“响当当”的“北大荒人”。

如今,“北大荒”早已改变了模样。荒草甸子已成为万顷稻田;狍子已经没有了,野鸡升级为保护动物。打猎成为了历史和传说。而我心中的猎人呢?成为心中永远的记忆和深切的怀念!

“北大荒”有个“说法”,一个人离开了地平线,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。我想,二大爷也许早化作一颗星,在夜幕的天上了。应该是哪一颗星呢?

应该是“猎户座”!我多么渴望回到“北大荒”,在“猎户座”流星雨到来之际,仰望星空,再仔细看看,那个头不很高,肩宽胸阔,腰佩短刀,手里拿着双筒猎枪的“猎户座”,重踏那“金腰带”上“福”“禄”“寿”三颗一字排开的星星和熟悉身影。而那金光闪烁的流星雨呢?可是他身上放射出的万丈光芒?



银幕上的「手影图」

蒋 平

那些精巧的手影美图,大多出自一双粗糙的男人双臂。最擅长表演手影图的男人,便是我的父亲。当一幅构思绝妙的手影图在银幕出现时,观众席会大呼小叫,噙哨声、尖叫声、掌声此起彼伏。为了构思更多画面,平常的日子,父亲买来美术图案书籍,在家反复琢磨。他搭出的动物,不仅形态酷似,还动感十足,成为另一幕黑白电影,那些无数的尖叫喝彩,成了最好的背景音乐。到后来,一位口技出众的观众大龙,主动帮父亲“配音”,两人一演一唱,惟妙惟肖。有两个外地乡镇还慕名前来,邀他们表演专场,其受欢迎程度,超过了杂技表演,甚至不亚于一部精彩电影。

老电影一般分几个胶片,有好几个换片间隙,短短几分钟时间,成了手影图高手们大显身手的舞台。五花八门的手影图,犹如插科打诨的配角花絮,增添了电影之外的另类欢乐。至今我还记得,那年播放《少林寺》,几个乡的放映员,只分到一份拷贝。每放完一节,需要摩托车手送片,那种如饥似渴的等待,真有些度日如年。还好,有了父亲和大龙的“手影图”组合,拥趸们枯燥的等待成了精彩加演。据说,在其他片场,骂人、吵架、斗殴的有之,惟有我们乡那一块阵地,笑声、欢呼声、赞叹声一片,观众席津津乐道,和谐共处,不觉时光漫长。

父亲那双手粗犷灵巧,在我心中的地位不亚于杨丽萍。他构思出来的手影图,令许多热爱表演的少年观众,包括成年观众如痴如醉,欲罢不能。乃至每回散场,仍有一些意犹未尽的粉丝们,一路尾随到家里,反复观摩和拜师。每回,父亲耐心地以墙为背景,打着手电筒给他们“加映”,手把手地带出了一批早期手影图“弟子”,让他们在各自领域大显身手。有两位弟子通过手影图成功抱得美人归,还邀父亲去喝喜酒呢。

而今的影院,设备先进,文明有序,既无开场调试,又无换片空隙,手影图表演者也渐渐失去市场。父亲过世后,也带走了他的绝活,手影图表演几近失传。那日,观看某卫视的综艺节目,偶尔见到一位中年民间艺人表演“手影图”。似曾相识的动作造型,情不自禁又让我想起父亲,想起陪他看电影的岁月,想起他桃李满天下的弟子,会不会有这位技惊四座的民间艺人?

在潮汕的时候和素莲说,潮汕是一个浓情的地方,日常非常动人。

老宅、老人、老树,满街的猫、狗,门庭上没有落落的戏出图案。丰富动人的小吃,与北方不同,每件都细腻。还有没落庭院的花草。像已经失散的时光重聚,在唐诗宋词中找寻旧光阴。

素莲便订了机票飞来,坐着三轮逛巷子,淘了宝物让我猜,并且不许我告诉别人。我舍不得写出来。我们彼此发给对方图片看,有孩子一样的炫耀和得意。

从南方回来后,我们说了很久的话,关于南方、日常、植物。

她久久没有忘记一个老奶奶坐的小凳子,念叨很久。世间有同类,离得再远也可以闻得见彼此的讯息。

大姐辞去了银行的保洁工作,专门给小慧看孩子——这对母女从遇见我到现在,掐指一算,已经七年。

《落落与君好》中写过大姐,最后一句是:大姐,好日子来了,再也不会走了。

大姐说,雪老师真让你说对了,现在的日子比蜜甜哩。她们再也不回山西了,但有一次我做山西卫视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的评委,我讲到了小慧和大姐给我做的一桌子菜,小慧在电视面前哭到泣不成声。她们的家,在山西阳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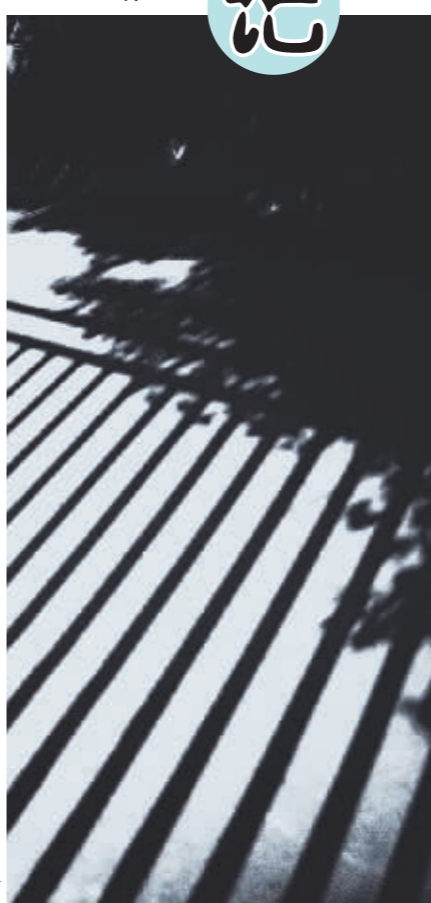
《当与君相见》写了寒玉,很多人因了这篇文章跑到碧山。后来又见过两次寒玉,两个人在宏村的巷子里走。是早春的深夜,巷子里黑极了,我给大姐唱《春闰梦》,她说我唱得好。

寒玉仍然是正大仙容的长相,笑起来像佛。今年仍然会到碧山,那里有寒玉。

学生大萍,因为喜欢我千里迢迢从东北来到L城,已经三年。年前,她春风满面,又送来自家种的大米,笑嘻嘻告诉我:“姐,我有对象啦,南方人,贵州的。”然后朋友圈晒出两个人甜蜜合影,写道:“春风十里不如你。终于生了根发了芽。”我和她说:“买房啊,快点。”她说:“必须买,好日子来了。”

刹那记

雪小禅



祖母姐姐依旧当她的高官,像神仙姐姐一样。她去世界各地旅行,万媚横生。我给别人看她照片,多数人猜她只有30岁。

她是两个男孩的奶奶,是永远的高龄少女。长发飘飘的祖母姐姐活在别人的想象中,她是时光的逆行者。这样的人,是猫的几条命——你永远不懂她的世界。

《小镇姑娘》张书林依然是最出色的服装设计师,妖气重重,每次出场艳压群芳。在成都开了“楼上的拉姆”分店。我去川大讲座,两个人在成都小酒馆中喝咖啡——这世界上,书林只有一个。我所有独一无二的衣服,全部出自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裁缝。

我们成了莫逆之交,她美艳的样子永远甩开这个时代。我所有写过的人中,楠姐和我走得最近,成了亲人。每周末禅园两三次,一起吃吃饭喝茶聊天。

她仍然卖橱柜,但开始跟着我去南地北。终于坐了第一次飞机,认识了我周围很多名人。我朋友来了,她坐免费公交来,依旧一人一枝花。仍旧嫌我不会收拾家,每次来大扫除,种花、养草。还是在那个被她嫌弃的男人身边。

楠姐说:“最难的时候他帮过我,不好意思。”

有一次我急用钱,楠姐说:“我有五万,全部家当,全给你。”中午趁老板出去吃饭,她跑了两个银行才把钱打给我。那是楠姐全部财产。楠姐只有五万,把五万全给了我。

写到这里,我写不下去了,眼泪流得到处都是了。

H是那种有野功夫的人,但一直隐居深山。这种人顶可怕。

从北京回来说起铁凝,她成了仙儿。文字赋予女人的精神强度,张力却是静水流深的事情。

我们已经八九年未见。她比从前略瘦,又说:“我是看着你成长的。”

这句话很温暖。她在河北作协时我才二十多岁。她依旧没有年龄的样子,保持着岁月赋予她的优雅。

那天她穿白衣黑裙,便更有“高龄少女”之感,其实已近六十岁。头发依旧黑,估计也染过。声音像播音员,尤其念稿子时,鼻音纯正。

我和H说起时,H说,有些人天生有这样永远运动人的禀赋。

我对H说,9、10月份我会相当忙。去日本、台湾、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……像一个陀螺,转啊转,转啊转。但内心又那么孤独,我恰恰迷恋这孤独。

窗外的广场舞震天动地,夜晚亮如白昼。去香港时感受更为强烈,永远没有黑夜,灯永远亮着,没有白天与黑夜之分别。

H说:小时候的夜晚才叫夜晚。偶尔有狗吠。万籁俱寂,漆黑一片。冬天一开门,有半米深的雪。天空是高的,空气是清冽的,眼神是干净的。

我说:“我有五万,把五万全给了我。”她说,“我也是”,躺着躺着就睡着了,大概是老了……我们又喝了会儿茶,说了些家常,散了。